



攝於CN Tower上8.24.90

曾駕鐵鷹躡倭寇，今乃雙携摩天樓，
藍天白雲仍依舊，日新月異和平都。

九九重陽憶老伴、一歌哀思訴心曲

李 銘

一九八八迎我回，春三二月暖風吹。
相知書信訴不盡，盼得雙棲燕來歸。
蒙君摯愛多呵護，我傍大樹有蔭庇。
合家團聚竭全力，更顯恩義重無比。
奈何好人遭天忌，狂飆兇殘巨變危。
九六三月春寒苦，柱倒樑摧風雨急。
萬惡腫瘤奪君壽，至痛人間永別離。
魂率夢繞陰陽隔，音容常伴相思淚。
往昔重陽同拜山，馳車楓林碧水堤。
而今此時行不得，嘆對夕陽日西垂。



老伴亨利李，出生於廣東台山，成長於香港，就讀於廣州原嶺南教會大學。一九四二年投筆從戎，入伍民國空軍，因教會大學書籍係英文原版，英語程度較好，被選送為留美空軍。一九四三年返回中國，至昆明、重慶服役，為空軍戰鬥機飛行官。曾至蘇州、南昌等地執行與日寇空戰任務。一九四七年春，因負傷舊創復發，經上級批准，回香港轉至美國、紐哈芬療養院療傷。後在紐約華埠經營餐廳。亨利侍母至孝，與老母定居加拿大多倫多自置宅第。老夫人陳蘭賢淑慈悲，係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成立總統府時，所委任海南

早春賞雪

雪賞春早儷倪伉作者

文昌縣首任中華民國縣長李公友楠愛妻。李公在港去世後，老夫人與長子相依為命，長媳肝癌病故。我與亨利相識相知於紐約，一九八七年曾以中西兩種不同形式婚禮宴客。老母年邁日衰。亨利亦屆退休之年，多倫多至紐約來回飛行，費時費力。老夫人九十五歲高齡仙逝。一九八八年春，我同意亨利建議，放棄美國雷根政府大赦所獲之綠卡身份，隨他回到多倫多家中，二子相繼自大陸移民團聚。一九九三年夏，亨利體檢發現腦瘤，久醫無效，不幸於一九九六年春三月辭世。而今已是十五個春秋。我倆共同修整的庭院中之一草一木，常伴我於無盡的哀思之中，亨利生前言談風雅，慣用京劇道白的腔調敘事逗樂，使家居滿溢著生活情趣，常調侃曰：『有空軍飛行官為妳開車，有餐廳老闆為妳下廚，夫人福份非淺！』其樂融融的金色年代、璀璨歲月，曾幾何時，彈指間這一切的一切，只能空留緬懷。如今腰骨折傷之痛，已成半殘之軀的我，晝日靜思、午夜夢迴，追憶雲烟往事，倍感戚然於懷。

李 銘 二〇一〇年冬，落筆為文於輪椅把手木板。



關於生命最後的砌磋

李銘

(一) 我問他生命是什麼？

他溫柔的對我說：

生命是這一生一世，

生命是美與好的結合。

(二) 我問他生命是什麼？

他親切的對我說：

生命像酷寒裡的青松。

生命像暖春裡的花朵。

(三) 我問他生命是什麼？

他坦率的對我說：

生命中有讚美和榮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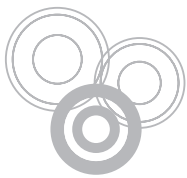
生命中有詛咒和污濁。

(四) 我問他生命是什麼？

他瀟灑的對我說：

生命裡有酸甜苦辣，

生命裡有悲歡離合。



(五) 我問他生命是什麼？

他莊嚴的對我說：

生命中有含淚的笑，

生命中有帶血的歌。

(六) 我問他生命是什麼？

他豪邁的對我說：

生命像奔流的水，

生命像燃燒的火。

(七) 我問他生命是什麼？

他輕輕的對我說：

別憂慮、別揣擔，

莫怕見突然的虛脫。

(八) 我問他生命是什麼？

他深情的對我說：

生命本是自然來，

生命卻被折騰落。

(九) 我問他生命究竟如何？

他明眸盈淚對我說：

悟透了莫執著，

明白了勿菲薄。

(十) 我問他生命為何如此脆弱？

他大滴淚水灑落，

我撕心裂肺哆嗦！

再也無語可說……。